

社會主義底進化

河上肇著

社會主義這個名稱，如果依廣義解釋起來，把一切非難財產私有獨占的主義都叫做社會主義，那是起源很早的，古代就已存在了；不過我們現在一般所用的却不是這個廣義，是和現代的社會組織有一定的連絡的。現代的社會組織，就是所謂資本家的組織。資本家把資本據爲私有，拿這個資本來經營社會底產業。於是就有沒有資本的無產者，被雇於資本家，領受工錢，在資本家支配下面從事勞動。這個就是今日經濟組織底特徵。適應這個資本家的經濟組織而發生的，就是近代的社會主義。近代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反對今日資本家的經濟組織下面底資本家的財產私有——就是資本私有——的主義；簡單說來，就是一種主張廢除資本家的經濟組織的主義。在非難私有財產這一點，不用說，在廣義的社會主義當中也是包含的；不過特別反對今日資本家的財產私有，却是彼底特徵。這個狹義的

社會主義，是到了封建制度崩壞，社會底經濟組織採取今日這樣的資本主義的時候，才能夠發生的。所以今日的資本主義，是一時歷史的產物；同樣，對於資本主義而起得社會主義，也不過是一時歷史的產物。要而言之，今日得社會主義，反對資本私有，比較反對私有財產要利害；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現代的社會主義，是和資本主義這一個特定的經濟組織有密接的關係的，是次第造成的。今天我想在這里說了一個大體，把這個狹義的社會主義，說明其在過去百年間是怎麼樣進化來的。

②

社會主義在過去百年間是怎麼樣進化來的呢？我想把這個問題分為兩個來講。第一，是關於社會主義理想底進化；第二，是關於實現其理想的手段底進化。這兩個問題，不用說，自然有密接的關係，要截然分別是困難的；不過為說明上底便利起見，就這樣分開。現在先說關於理想底進化。

社會主義，如果拿其思想全體以學問的性質來做標準，可以分為空想的社會主義（

或感情的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二種。不用說，初期的社會主義都是空想的。在過去五六十年間，漸漸到了有科學的基礎。從空想的進化到科學的這一件事，是社會主義進化底第一特徵。

初期的社會主義者，都是空想的。他們關於將來理想社會，都只是自由描寫自己，腦裏主觀底要求或希望；至於實現這個理想必須的條件，究竟在現在社會中可已存在這問題，是沒有十分顧慮的。所以理想雖怎樣完美，多半不過是一個完美的夢罷了，對於現實，終嫌沒有科學的資識做根據。我們倘若把缺乏實現底可能性的東西叫作空想，那麼他們底理想，簡直是一種空想了。

我這里把初期社會主義底理想叫做空想，不是貶低，說彼無價值底意思。我不過是照事實說的。

例如法蘭西底初期社會主義者加伯（Cabet），他在一八三九年所公布的那本『伊卡利旅航記』當中，所敘述的伊卡利極樂國底狀態，到現在還誰也不曉得伊卡利是什麼

地方；這就是託於寓言描寫著者理想社會的著作。依著者底假設，他是在倫敦遇着威廉却利斯多的。這個人就是旅行過伊卡利這個可驚的地方的人，他有詳細的筆記記述這個地方底狀況。加伯就是把這個筆記向威廉却利斯多討來公布的——『伊卡利航記』。把這本書拿來看，裏面是把實現共產主義平等主義的伊卡利這個理想鄉底狀況，寫得很詳細的；我們現在舉一個例看：「在這個地方，一切人們，都着一樣的服裝——雖然爲適應男女老幼的必要，不得已也設有差別——能夠由各人底嗜好而選擇的，只有服料底顏色。男子從十八歲起到六十五歲止，女子從十七歲起到五十歲止，都有從事勞動底義務。一天底勞動時間，夏天是七點鐘，冬天是五點鐘。女子底勞動時間，每天不過四點鐘。到了午後一點鐘，一切勞動都要中止。討厭的不愉快的工作，一切都用機器去做。人們所做的工作，都是有趣的愉快的勞動。因此，貨物底生產，也便非常增多。把這些貨物，平等分配社會上一般人——雖然爲應男女老幼底必要，也設了些差別——在這個社會裏沒有叫做『貧困』這個東西，也沒有叫做『犯罪』這個東西。」像這樣的事情，雖然記得很多，但此地沒有一一介

紹的必要。

又如同時法蘭西底初期社會主義者傅利葉 (Fourier) 也是一個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他有許多著作，其中最後公布的，是一八二九年出版的『產業上及社會上底新世界』。『社他底意見，做將來理想社會底單位的，是『法郎奇』的共產的團體。這個『法郎奇』是以由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組成爲原則的，其中又分爲部，部又分爲組，由趣味相同的人，七人至九人相集弄來，成爲一組；又由趣味相似的組集合弄來，成爲一部；由許多部集合弄來，才組織成功一個『法郎奇』。這樣一個『法郎奇』當中，是包含貫徹農工業一切方面分擔各種事情的許多部的。比方有一部是擔任果樹園底事情的，部中底某組是專管栽培林檎樹的。屬於一個『法郎奇』裏面的人，是在稱爲『法郎斯退爾』這個大建築下面營共同生活的。各家族雖然住在各別的房子裏，但是燒飯及其他諸事，都是共同經營的，所以非常經濟。以『法郎斯退爾』底房屋爲中心，有一定面積的正方形的土地，歸其管理，經營農業及工業等事情。一切團員，關於生活必要品底供給，都有保證。不過從全體產物當中除去

應該分配一切團員底必要品之後，剩餘下來的，就分配於勞動、資本、技能這三者；其分配比例，勞動是十二分之五，資本是十二分之四，技能是十二分之三。在這個新社會裏，軍隊、警官，都是不要的；罪人既沒有，裁判官也用不着的。他們不過爲管理一般事業，設了幾個職員。一切都是共和制，『法郎奇』底首領，也是依選舉而定的。三個或四個『法郎奇』聯合弄來，又選出全體底首領；如此逐漸擴張，組織一大聯合體，就造成一個世界全體『法郎奇』底聯盟；其聯盟底首領，就是世界最高的官吏，駐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以這個都會爲世界底首府。

加伯和傅立葉所描寫的夢，已經如上面所說了；在日本也曾經有過這樣的人。（以下舉了兩個日本底例，從略）

○

照上面所舉的二三個例看起來，我們就可以曉得，初期的社會主義，都是『空想的』了。但是經過了些時期，也就漸漸成爲『現實的』，等到加爾馬克斯（Karl Marx）了。

出來，社會主義，方才有強固的科學的基礎。今天世界最有勢力的社會主義，就是馬克斯宗（Marxism）底社會主義。這個馬克斯宗底社會主義，一般都叫做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原故，因為由馬克斯起，才成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學。

社會主義，到了馬克斯手裏，有怎麼樣變化；簡單說起來，就是「把空想的東西變成科學的東西。」詳細點說，社會底經濟組織，從古到今，是依什麼原因而變化來的呢？馬克斯就是首先研究這個問題的人。馬克斯就這種歷史底研究，發見了一種新方法。這種新方法，普通叫做唯物史觀或是「經濟的史觀。」我這裏沒有詳細敘述的工夫，只得說一個大略。照馬克斯底思想，社會底經濟組織，一二個人要想如此，要想如此改造，到底是做不到的。一切社會底經濟組織，都是應於那個社會底財富生產力底發達程度而定的；比方用手工紡絲的時代，是行封建的組織；到了應用蒸氣力來紡績的時代，就發生適應這個時代的組織——就是像今日這樣的資本家的經濟組織。封建制度也是勢所使然的；資本家制度，也是勢所使然的。社會底生產力增加，財富底生產方法變化，無論你願意不願意，社會底經濟組織，

是一定要隨着而變動的。馬克斯就是這樣想的。

這個思想，從年代說起來，一八四五年，就是馬克斯還沒有到三十歲的時候，已經做成一個系統的思想；他從做成這歷史觀之後，才着手研究英國底經濟學。不用說，英國是資本主義經濟學底母國；關於資本主義底經濟的研究，也是在英國最早而且最發達的。馬克斯把他底獨特的歷史觀藏在腹中，把英國底經濟學，順次做誦讀、研究、批判這些工作。其結果就看出，今日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不久就要必然崩壞，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當然起而代之，已經到了這個運命。詳細點說，無論哪種社會組織，依他底意見，都是『一時的』『歷史的』產物。這個組織，只要有利於社會生產力底發展，總是能夠十分維持住的；反之，如果到了妨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時候，都是一定應當破壞的。這個道理，從過去的歷史看起來很是顯明的。現在的資本家的經濟組織，對於社會生產力底發展，雖然曾經是極適當的，在這個組織下面，財富底生產，得遂其非常的發展；然而社會生產力已經達到某個程度之後，同是這個組織，在各種方面，就漸漸成爲束縛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妨礙物。所以說，今日的資本主義，

是必然要崩壞的，社會主義是當然要起而代之的。解剖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底圖，來做學問的研究，是他那一生大著『資本論』底目的。『資本論』是由全部三卷而成的，其第一卷公布的時期，是一八六七年，從一八四五年馬克斯開始研究英國經濟學以來，實在有二十二年多了。

○

總而言之，馬克斯所做的思索上底工作，都是『科學的』。他並不是把藏在自己腦裏的自己所希望的理想社會隨意描寫出來的。他不是敘述『要想如此』的希望，他是豫言『必成如此』的運命。他不是把自己所希望的一定的社會組織畫出一個圖案來；他是把將來的社會組織，不管我們希望不希望，不得不成為社會主義的組織這一件事，在科學上證明的。就是馬克斯底社會主義，不是『希望論』，是『大勢論』；不是『理想論』，是『運命論』。空想的社會主義者，是『發明』其理想社會的；馬克斯是把社會主義實現底要件，在現代社會裏『發見』的。馬克斯底工作，不是『發明』，是『發見』。

伴着這件事情而當然發生的事情，就是對於將來社會組織的理想，在空想的時代是極精密的，然而到了科學的時代，不過舉其大綱而已。例如拿前面所說的那個加伯底「理想鄉」來看，他把「理想鄉」，底議事堂底狀況，是敘述得很詳細的。我們舉一個例看：選了時間而來的議員，是從特定的進口進來的，而且一開那里的門，鈴子自然會響起來的；有了這種裝置，那麼，究竟誰人後到，立刻可以明白的；他把這類事情，記得非常詳細。但是馬克斯却不然，他不過預想將來的社會，資本家和勞動者底階級的對立是沒有的；空想的事情，是絕對不敘一句的。這不用說，是當然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關於將來的社會，只管描寫自己隨意的希望，那是無論據怎麼樣精密的事情都能够描寫得出的；但是根據科學的智識來敘述實際的運命的事情——就是明天底天氣預報，還是困難人智底現狀——除了極大體之外，到底不能夠明白說出的。

○

社會主義，在過去百年間，次第進化而來，由「希望論」進到「運命論」，這件事情，在

社會主義底實際運動上，到底發生了些什麼影響呢？簡單想起來，以為社會主義者底思想，既然脫了空想的成爲科學的，從希望論轉到運命論，成爲社會主義是無論如何都能實現底思想，那麼，爲求社會主義底實現而做的實際運動，似乎應該大太地失其勢力；然而實際上，恰和這個相反。今天的社會主義者，一說起來，就是『社會主義底實現，是必然的運命。』這是一個不能以人力來反抗的世界大勢，所以社會主義者，就沒有憂虞失敗底危險，能夠相信是『必勝』的。因爲這個運動早晚必然奏效，是能夠在科學上證明的，所以他們就能夠有非常的自信。社會主義底實現，和川水流到海裏去一樣，是很可靠的事情。我們底工作，是反對那種不要川水流到海裏去的無用的努力，是要想用最少的犧牲達到我們所應該進的社會。這據馬克斯出來，給一個科學的根據於社會主義之後，社會主義底實際運動，就立刻成爲有力的東西，使資本家階級害怕。看啊！西北的俄羅斯，現在已經完全實行馬克斯主義了。

○

以上的敘述，爲主的是理想方面社會主義底進化；現在再從實現其理想的手段方面敘述其進化底一斑。

一言以蔽之，社會主義實現的手段，是從『道德的』轉化到『政治的』了。前面已經說過，其理想具有空想的性質，是初期社會主義者底第一特徵。所以他們關於使其理想實現成爲可能的方法，就都沒有十分研究和考慮。他們把將來的理想社會描寫得非常精密；但是關於怎樣可以實現的問題，他們不過只有極單純的思考了。

初期社會主義者，爲實現其理想所採取的方法，就是訴於人們底理智或道德的感懷，想拿這個理想去感動人。他們所用的方法，和宗教家或道德家想擴張其一定的宗教或道德所用的方法，沒有什麼大差別。例如前面所說的那個加伯，爲要實現裏理想，想用教化、說教、著作、議論、說法、示範等等方法，使全世界人都相信他底主義。稱爲英國照會主義之父的羅拔·渥文（Robert Owen）說：『社會主義者，要實現其計劃的手段，是依賴理性、智慧及道德力的。』這句說話，是最可以表明他們底立場的。

○

要想把全世界底人們，都用道德來教化，不用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然而在他們想起來，實現這個理想是極容易的。這個，因為他們對於人間性都抱樂觀的；他們相信一般人們都是善的或是可以為善的。像前面所說那個加伯，他以為從現社會進到新社會；只要有五十年的準備時期，就可以發生像他所理想的那樣完善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傅立葉則相信，不到十年，就可以看見新社會底實現。就是渦文，也是這樣樂觀的。

○

他們除了用言論傳播思想以外，做他們實現理想底具體的方法的，不過是對於有力者底建策及集合同志實行試驗這兩種。例如稱為法國社會主義之父的聖西門（St. Simon），向當時羅馬教王及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八建策，要想實現其理想。又如渦文，在一八三七年，渡歐洲大陸，到茂享，首先謁見魯特維希一世；又到了維也納，面會當時歐洲最大勢力家梅特涅公；更歷遊柏林，陀列斯丁等處，遊說當局大官。這就是前面所說的對於有力

看建築的一例。

在他們所企圖的實際運動當中，最有興味的，就是所謂實驗。就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及其後繼者，集合少數同志，組織一個團體，在這個團體裏面，實現他們所理想的社會組織，做一個關於理想社會的樣本和實驗，拿這個來感動一般世人，使他們都知道新社會底生活有希望，想這樣來實現世界底改造。

譯者註——這裏略了一節。我因為『批評』裏底『新村號』關於這類文章很多，大家都已曉得，所以把彼略去。這一節，河上氏舉了三四個例，結果都是失敗的。這一種運動，就是日本武者小路一班人底新村運動。中國提倡最力的人，要算北京周作人先生。周先生底熱心態度，都足使人佩服；不過要想在舊社會裏做出一個新樣本來給人家看，恐怕是不會有其事。別的我們且不說，這個經濟的壓迫，是誰也逃不脫的。不先把這個經濟組織改變過了，什麼新生活，新村，都是空想的。

總括起來說，初期社會主義者，爲主的方法，是要訴於人們底理智或道德的感情，使他們覺得理想社會底生活是有希望的，由此，叫人們自發地去實行新生活。然而社會主義到了由空想的進於科學的之後，其實現的手段，也就隨着而改變；就是把少數人底道德的宗教的運動，代以團結占社會大多數的無產者，拿這個多數的力爲基礎，去實行有力的政治的運動。

社會改造的手段，有這樣的變化，在思想上底原因，是關於人間性及社會進化底歷史的科學的智識發達底緣故。

上面已經說過，空想的社會主義者，是向當時最有勢力的權力者，說明自己底思想，要求其贊同，要想借其力來實現自己底理想的。但要這些在要路的權力者，能夠傾耳而聽他們底話，是不會有的。這些權力者，在現在社會組織下面，是占最有利的地位的，縱使在這個組織下面有許多無權力者處在很不利地位的地位，他們對於改造也沒有應該十分熱心的道理。即使有這個希望，他們也沒有實現這個希望底能力的。由無數民衆所組成的複雜

的社會組織，要想靠一二個權力者底意志來改變，這真是對於社會組織進化底法則，毫無智識的表示。於是由這種思想改變來，就發生下面的主張——就是要實現社會組織改造的事業，就不能不促成在現在社會組織下面處在不利利益境遇的多數人底自覺，借這個多數團結底力來改造。

我們已經曉得，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爲主的方法，是想訴於人們底理性或道德的感情，叫人們自發地進到新社會裏去。在這一點，他們是以爲人類是能懂道理的動物，又是懂了一定的道理就一定能照道理去做的動物。但是在注重歷史現實的智識的近代社會主義者，以爲相信人類是這樣善的或可以爲善的，不過是一個幻想或空想而已。近代社會主義者和亞丹斯密(Adam Smith)以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學者一樣，都把人類看做利己的動物。所以他們以爲那種要想訴於人們底利他心道德心來匡正社會組織底缺陷的計劃是輕視歷史輕視人間性的妄想。舉一個淺近的例子，比方有一個政黨組織內閣，假使實行改正選舉法，那便這個改正，一定是要使自黨有利的。這個，決不是可喜可賀的事情；然而過去

現在的事實，却正是如此的。所以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是認識了這個事實來建構其政策的，就是他們以爲改造現代經濟這一件事——把歸於特權階級底私有獨占的資本移轉於社會公有這一件事——，如果放任特權階級底自發的行動，正如等待百年河清一樣，到底是有沒有實現底希望的；——屬於特權階級的人，雖有爲社會全體底利益，忍受自己底利益，參加放棄其特權或廢止其特權的運動的少數有志者；然而這是少數中底少數，要想希望階級全體，階級自身出此態度，到底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就向處在今日社會組織下面不利益境遇的階級底人們——就是無產者、勞動者，促其自覺，拿這多數的力做基礎，組織政治團體，漸次做到參與國政的地步，利用國家底權力，由外部權力的強制，來實現其目的——經濟組織底改造。這樣看來，社會主義實現底手段，是由拿人心改造爲主眼的道德的說教，漸漸進化到以國權獲得爲目的的政治的運動了。

總而言之，社會主義，自從空想的進於科學的之後，其手段也漸漸增加實力了。社會

主義，也逐漸增加實現性了。所以如果以社會主義爲可怕，那麼將來越發要可怕呢！那種空想的社會主義，固然沒有什麼可怕，然而社會主義一具備了科學的基礎之後，就漸次增加其實現性，無論在好的意義上，或惡的意義上，這個可怕，總是毫無疑了！

同時，這裡有可注意的地方，就是其理想已經由極高遠的慢慢地化爲卑近的了。理想卑近了，就會增加實現性；注重實現，理想也自然會卑近了。無論什麼東西，總有多少例外，但是大體的傾向，總是如此的。

這篇文章，大概翻譯了五分之四，所略去的是些什麼呢？有一段是講議會政策的；總是以那些把戲，我們可想而知。最後一段，是河上先生對於社會主義底批評。河上底意見，以爲初期社會主義者，只看見心沒有看見物；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只看見物沒有看見心；他以為都有謬誤，應該心物並重，不能過重一面也不能丟了一面。簡單點說，他主張於經濟改造之外，還要做道德的改造，不要把經濟改造當做唯一的目的。他以為科學的

社會主義及唯物史觀，都不是和宗教道德矛盾的。他以爲蔑視宗教輕視道德這一點，是現代社會主張最可怕的弊害。他勸我們不要想不基於事實的空想，也不要只管做一個叩頭於事實面前的沒理想的人。他一面相信唯物史觀，一面又相信基督教，大概就是這個心物調和底表現罷！他是一位有良心的學者，雖然主張和平，但也還算敢說話的，在日本影響很大。我們中國呢，有良心的學者，究竟有沒有呵！

（譯者附記）

